

老君山览胜

◎孙剑波

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老君山不是河南栾川县的老君山，只是秦岭千山万壑间名气很小的一处山头。从宝鸡向东南二十多公里，进入秦岭腹地。山随路转，山与山环环相扣，宛若迷宫，这里的山势并不险峻，每个山头都似曾相识，却又独具格调。置身其中，令人慨叹圣人之语：欲观大道，须先游心于物之初。初春的山是素颜的，水是率性空灵的。侧耳听有鸟鸣于幽林、泉声相和之声，触目则是宋画中那些浓淡相宜的墨色。

进山道路很窄，只能容一辆越野车通过，沿途也没有一处醒目的路标和广告牌。再行六七公里，道路越发狭窄难行，于是我们弃车步行。满目黄褐的色调，山坡上是隔年的荒草，山脊上裸露着褪尽繁华的土石。路边的土坡显然已挤出了一星星绿草，黑褐的树皮上是毛茸茸的绿苔。这些大山像是没睡醒一样，还在懵懂中等待着一场淋漓的春雨，等待一个绿遍群山的生命信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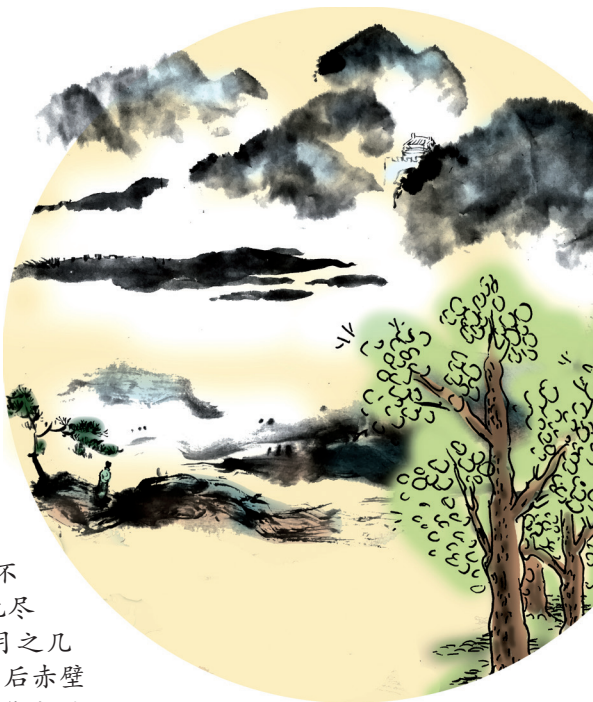
一条土路巡着溪流一直通往山深处。水声淙淙，打破了山野一冬的寂寥，在那些石头间活泼地跳跃，有的地方地势突兀，水流就从那些石头和树根的缝隙间发出费力的汩汩声，到了平缓的地带，声音则清脆悦耳。阳光透过树丛，在溪水之上跳动着金鳞的波光。水真是世间的灵物，它能依着千变万化的地貌变幻姿态，从那些狭窄坚硬的石头间喷出来，从那些草木混杂的地层下渗出来，在那些百转千回的沟壑里流淌自如，不骄不躁，不温不火。大概只有老君这样的大贤能够领会“上善若水”“避高趋下”的境界。我呢，知冷知热，碍于面子，沉于名利，反而活得累累赘赘。

沿途偶尔也有一些突兀的怪

石横卧在溪水边，这些石头大概是千百年间的一次特大山洪冲刷而下，表面满是青苔和经年累月的黑色痕迹，这是时光的杰作，宛若老年斑一样沉重而不可逃避。苏轼也留下名句：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（《前赤壁赋》）。”“曾日月之几何，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在（《后赤壁赋》）。”深刻解读了自然变化之无穷，一种是物是人非，一种是人是物非。数十年后，当我们都已作古，此山此石依然如今日之状；而倘若千万年之后，自然造化之功能令江山易容，也未可知。

远山坡上苍黄的色彩里，一片蠕动的白色吸引了我们同行的几个人，那是羊群。一些牧羊人依山傍水搭建起一些简陋的房舍，以养殖为生，取山中草木之便，不失为一个好的营生。然而常年要在山中离群索居，与山野为伴，与鸟兽为伍，把人间繁华置之身外，并非等闲人所能做到的。这些人应该是真正的隐居者，他们以生存为目的，这就与我们这些过往的行人有了本质的区别。我们家居闹市，偶尔到山中走走，只是满足视听之娱，尽一时之欢，若要以此为家，却是万万不能。

我们一行邂逅了一家牧羊人。两间极其简陋的瓦房，一间是居室兼厨房，一间是贮藏室。居室保留着四十年前那种特有的烟火气，低矮的木门、浓重的羊粪味、被烟熏黑的屋顶，昭示着这间屋子主人的大致生活细节。屋前是大片羊舍，



周围以木椽扎成栅栏，成百只山羊奔跑嬉闹其间。

继续沿着羊肠小道向目标进发，走到午后时分，山路和溪流都消失了，眼前是杂乱丛生、荒草齐腰的陡峭山路。荆棘横过路面，阻挡着前行的视野。高大的草木不时划过脖子和脸颊，枯草的籽粒、碎屑沾满衣服。我们小心地攀着草木、树根，一步步攀缘。大概是受了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的诱导，“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……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这也让我们这三个中年男人吃了不少苦头。走到下午四点光景，同行的朋友看看百度地图，距离老君山还有一半行程。倘若天黑之前不能返回那段最险恶的山路就危险了，于是商量之后，决计返程。

访老君山之行就此半途而废，我却不觉得遗憾，那个骑着青牛漫无目的的苍髯老者，他的胸襟与格局、礼让与宽容，早已融入了这座山。

艺文志



陇州社火

◎撒建平

喇叭里循环播放着所在镇街的工作亮点，车身上悬挂的宣传标语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。各个村的特色社火队伍鱼贯而行，久负盛名的马社火，营造出征战沙场的壮观场面；惊险绝伦当数小孩装扮的高芯社火，或立或立于半空之中，展现出凌空险妙之势；跷跷板社火更是以儿童跷跷板为原型，寓意步步高升；弘扬惩恶扬善主题的血社火更是让人们心生胆怯却又倍感惊奇刺激。除此之外还有背社火、高跷社火、步社火、车社火等众多社火种类，真是让人们目不暇接。看过陇州社火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喊出来一句：“过瘾！”

不论是在家奋斗的陇州儿女，还是在外打拼的故乡游子，只要一听到那铿锵有力的声声锣鼓，心中总会升腾起切切情意，那就是陇州最熟悉的乡音。

陇州社火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好回忆，陇州人必将拿出耍社火的那股拼劲与冲劲、豪迈与自信，甩开臂膀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
周秦风

父爱的车轮

◎张玮

父亲的一生，是和一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联系在一起的，这辆自行车载着他那对家庭和子女浓浓的爱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县城的氮肥厂工作。从厂子到渭北平原的家有五十多里路程，全是土石路，中间还有一段难走的坡路，俗称“八里坡”。刚参加工作的几年，县城到原上没有开通班车，父亲每周调休时都是步行回家。在路上走就是大半天，遇到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。后来，父亲添置了一辆永久牌二八式加重自行车。他用红色的塑料带将横梁和其他支架缠住，在车座下面准备了一块抹布，每次骑完都要擦好久。父亲上下班终于方便了，去厂子时经“八里坡”往下走全程只需两个小时，回家时上“八里坡”就得推着自行车，两个半小时到家。父亲那时肯定没想到，这辆自行车他能骑三十年。

那一年母亲怀着大姐快要生产，父亲那天上完夜班，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回到家时，母亲肚子已经疼得厉害，苦于镇上简陋的医疗条件，母亲又是头胎，在外当过兵的父亲便显出他的见识，果断骑着自行车将母亲带往县城医院。上完夜班，骑五十里路回家，再骑五十里路去县城。颠簸的土石路，考验着父亲的坚毅和母亲的忍耐力。转动的车轮，承载着父亲的责任和家庭的希望。

父亲终于将母亲平安送到医院，母亲也顺利生下大姐。五天后，母亲依然坐着父亲的自行车回家。这一次，父亲的汗水中浸润着喜悦。上世纪80年代，这条路终于铺上了柏油，也通了班车，但父亲还是骑着他的自行车，风雨不改。

肥料对于农民来说是必需品，每逢播种前，乡亲们就托付父亲买，父亲一一答应。母亲一个人在家带着三个

孩子，还种七亩自留地，很是辛苦，父亲下班后就赶紧往回赶，尤其是农忙时节。父亲把给乡亲们买的化肥放在自行车后架上，用绳子绑住，从五十里远的厂子带回来，每次两袋，一百公斤，还要经过中间那段长长的“八里坡”。

每到年末，因为要为春耕储备更多的肥料，父亲厂子里的活就更忙了，加班也就多了起来，除夕和春节父亲大多都在上班。有一个大年初一的早晨我睁开眼，发现枕头边放着一把花生和瓜子，还有几颗糖。我大吃一惊，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很难吃到的稀罕物，就摆在我的眼前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，彩色的糖纸更是诱惑着我去打开它，放进嘴里，一股久违的香甜、满足和喜悦从口腔迅速扩散全身。然而，我不知道的是，这是厂里工人除夕夜的慰问品，父亲舍不得吃，十二点下夜班后冒着漆黑和严寒，骑行五十里路，将带着体温的糖果放到了我的枕边。不等我睡醒，他又骑着自行车赶回厂里上早晨八点的班。

小时候，我一直羡慕同伴可以牵着他们父亲的手去赶集，甚至可以骑在父亲的脖子上，而我的父亲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在家，在家的时间多是在劳动。等到我上学了，每年暑假，最高兴的莫过于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，到工厂玩一周。小时候的我，坐在车子的横梁上，拨弄着车铃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；稍长大一点，就只能坐在后座上，观赏着沿途的风景，熟悉着父亲每次回家的路线。父亲上班时，我便在他的宿舍写作业，等父亲下班了，他便用自行车载着我出去玩，这让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。从此我不再羡慕同伴了，而是感恩命运，让我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，这段与父亲独处的时光成了我心中永久美好的回忆。

时光飞逝，我们渐渐长大了，父亲却渐渐老了。2003年，操劳一生的父亲终于退休了，而那辆自行车依旧陪伴着他。他每天骑着车子去镇上买菜、赶集。自行车也开始到处“耍”毛病，但父亲仍然这里换换、那里修修，就是舍不得换掉。

我静下心来想，父亲骑自行车上班的三十年，骑行达三十多万里路程，可以绕地球四圈了。父亲的一生，像一只旋转的陀螺，永不停息，伴着旋转的车轮，将善良、勤劳、责任和爱永远留在了亲人邻里的心间。

风物志

春来纸鸢飞满天

◎絮芯

掌挥之中……”唐末诗人高骈也留下了《风筝》的绝唱：“夜静弦声响碧空，官商信任往来风。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移将别调中。”

到了宋朝，放风筝这一活动就更为盛行，当时还出现专门制作风筝的手工作坊。宋代寇准在名为《纸鸢》的诗中写道：“碧落秋方静，腾空力尚微。清风如可托，终共白云飞。”明清时期，放风筝的活动更为普及，并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后。清代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写道：“清明扫墓，倾城男女，纷出四郊，提携纸鸢，轮鞅相望。各携纸鸢线轴，祭扫毕，即于坟前施放较胜。”

古往今来，风筝牵动着无数文人的诗情画意，人们不仅在诗词中吟咏赞颂，更将之入画，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和《长春百子图》里都能看到古人放风筝的动人景象。

风筝的图案五彩缤纷，寄托着人们喜庆、福寿的愿望，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如在风筝上画上鱼，寓意年年有余；画上蝙蝠、桃子、松树、仙鹤，寓意有福、有寿，松鹤延年。

其实古人最初制作风筝时，并非为了休闲娱乐，而是用于军事和通信。后来人们渐渐将放风筝演化为一项感受春的欢乐、体会春的别趣的民俗活动。放风筝时，手中牵着一根线，抬头仰望风筝在空中随风飞翔，一颗心也随之翱翔。趁着春光明媚时节，让我们走进大自然，放飞手中的风筝，与春日相拥。

